



夜深了

长宁区姚连生中学 初三(4)班 张欣羽

上海今年的春天，显得格外冷清。本该莺歌燕舞的春日，却因为疫情的凶猛来袭而沉寂下来。学生们被迫重启网课模式，打工人被迫停留在家，但有一群人为了这座城市的健康，毅然决然地成为了逆行者。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这些逆行者中的成员。

父亲和母亲在接到紧急通知之后，只是匆忙收拾了一些行李，没来得及和家人们好好道别就冲上了一线。一眨眼，距离他们最后一次回家已经是十几天前的事情了。原本热闹的家逐渐变得冷清。

和父母刚刚别离的前几天，我的内心还充满着快乐：终于有机会可以摆脱爸妈的监管了！可随着疫情越发严峻，爸爸妈妈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心也开始越发不安，难以安睡。

又是一个深夜，楼下窸窣的说话声打破了宁静。正辗转反侧的我不免好奇：是谁大半夜还在外面，便从床上爬起来一探究竟。窗帘被拉开一条小缝——暖黄色的路灯下一群身着白衣的人正在小区广场立起一顶又一顶帐篷。楼下的人注意到我后立马冲我挥手然后不断鞠躬，可

能是以为我被他们吵醒了连忙表示歉意。和他们打上照面的那一刻，他们的身影仿佛和爸爸妈妈的重叠在了一起——同样的白色防护服配上浅蓝色口罩和护目镜。

酸涩感瞬间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挥了挥手表示没事后连忙拉上了窗帘。那一刻，我的眼泪无法抑制地流淌了下来。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深夜还在外面？他们在外还好吗？堆积了数日的思念在这一刻决堤了。

夜深了，我挂着泪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被通知下楼做核酸的我又见到了那群大白。他们依然忙碌着，没有一刻停歇。我又一次控制不住地鼻酸，忍不住和爸妈发了消息：你们还好吗？我好想你们。

新闻里报道着疫情形势逐渐向好，感染人数下降。爸爸妈妈的回信和新闻声重叠在一起：“别担心，我们很好，乖乖等着我们回来。”

又是深夜，我终于能够安睡，我知道爸爸妈妈正和其他逆行者在保护着我们，日夜不辍。

夜深了，朝阳快要升起了。春日已然离去，温暖的夏日即将来临。

疫情所感

闵行区莘松中学(春申校区) 七(10)班 任可

3月中旬的某一天，我站在小区门口向外面眺望：原本热闹繁华的城市，现在却冷冷清清；原本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群，现在却空无一人；原本车水马龙的街道，现在却人烟稀少；原本敞开的大门，现在却紧闭着……

做核酸的人群队伍蜿蜒如龙，“大白”们或扫二维码，或洒消毒水……而我回头望去，小区本绿油油的树儿在阴天的笼罩下显得格外沧桑。而这一切，都缘于这次疫情……

小区开始封闭，我却意外地感觉安心了许多，大概是从3月中旬左右，我们开始了网课生活：每天都是颓废的——那段时间的我，整天都在被窝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盯着iPad……因为我觉得，见不到同学和老师，我很孤单，见不到昔日的校园，我的生活变得很乏味，直到……

那一天，我照样无精打采地坐在

iPad前刷视频，因为是下课时间，我正无聊地刷视频。这时，无意间刷到了我校友的视频。视频讲述的是她网课来每天的作息，其实看完之后我是震撼的，她竟然能把我以为的枯燥无味的生活过得这么丰富多彩，这么有趣。我开始向她学习，学习她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渐渐变得有规律起来……眼睛里也渐渐有了光泽。

盯着灰白相间的窗檐沉思了许久……徐徐抬头间，瞧见了窗外铆足了劲儿向上蹿的灌木丛，那么富有生命力；已长出嫩芽垂在窗前，纤细的树枝；对面人家院子里始终是绿色，缠绕在架子上的藤蔓；远处楼顶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墙头草；天空中不受束缚自由翱翔的鸟儿……

是啊，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他们都是那么顽强……

难忘的穿越

上海市闵行区君莲学校 九(5)班 孙楠 指导老师：许织云

发现

上海市宝山区南大实验学校 六(1)班 朱子芊

夜深人静的夜晚，在远处，有一盏明灯亮着，我朝那盏灯眺望：几个身着防护服的志愿者在卡车前吃力地搬运着物资。忽然，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我们楼上的爷爷吗？他至少也有60岁了吧，怎么也去当了志愿者？

我怔怔地望着爷爷：他的腰不好，在搬运物资时，他一手撑着腰，另一只手用力提起油。然而，爷爷似乎一手拎不起来沉甸甸的油桶，无奈地两手提起它，佝偻着腰快步走到单元楼前，稳稳地放下油，却又马上撑着腰，休息了好一会儿。我有些惊讶：一桶油，这对他这个年龄来说是多么重啊。虽然看不清他的模样，但他此时一定汗流浃背吧！不久，一位志愿者回头看见爷爷在搬油，急忙说：“叔叔，不是说好了您身体不好，是去送口罩的嘛，怎么来搬油啦！这油多重啊！”爷爷灿烂而温暖地一笑，摆摆手：“沒事儿，我身

子硬朗得很。”说完就又一手撑着腰一手艰难地搬起油来。在被黑暗笼罩的夜空下，他似乎成为了夜色中最明亮、最温暖的一盏灯。

不知不觉中，志愿者爷爷已经把12桶油搬到了我们楼前：原来他是负责配送我们这栋楼的志愿者。“咚咚咚”一阵敲门声传来，我急忙跑去开门。志愿者爷爷喘着粗气，用手捶捶腰，说道：“102对吧，这是你们家的物资，别忘了消毒！”

我不停地道谢，爷爷却轻轻地掩上门，走了。我透过门缝，看见他正马不停蹄地，一手撑着腰，另一手拎着油，一级级台阶地往上走。那一手撑腰，艰难地上楼的背影，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生活从来都不易，它所期待的也许就是我们一次次的发现……

有一次我们彩排《范进中举》，不想体育课迟到了，结果被体育老师罚跑三圈，当时我们还穿着演出服，结果操场上就上演了一幕穿越剧，那场面真让人难忘。

跑步的有穿着长衫的范进，有短衣帮打扮的胡屠夫，还有古装的邻居们。我在戏中扮演的是富裕的邻家小孩，我扎着两个冲天辫，穿着一件漂亮的蓝色丝绸马甲，美美的让我心情愉悦，跑起步来越发轻盈，犹如一个跳动的小精灵。对于这样在操场上展示美好可爱一面的惩罚，我表示很享受。

演范母的张璇同学个子高，腿又长，虽然穿的还是范母的服装，但完全不像饿了三天的老太太。只见她突然弯道加速，一口气冲到了一行人的最前头，那模样真是飒爽英姿，让人不禁啧啧称赞。于是就有人调侃道：没想到范进中举了，范母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健步如飞，这是要当长跑健将的节奏啊。

当然，那天跑步也很惨的。因为我们穿的都是古装的布鞋，有的大了点，有的小了点，更有的鞋子质量不好，让我们这些穿惯了运动鞋跑步的同

学苦不堪言。

扮演胡屠户的廖宇恒委屈地说：“我平日里杀猪挥刀无数，现在却跑不过猪，这理我上哪儿讲去？”王来昊同学饰演的伙计就更滑稽了，人嘛稍微胖了点，脚上的鞋子又不合脚，跑了两圈就终于忍不住了，干脆把鞋子一脱，提在手里，一边跑一边带着戏腔叫：“平时给东家干活，虽然杀猪卖肉很辛苦，可是，可是我不服，古代人也不用跑圈啊，也没像我这么累的啊！”

主角范进，我们的于睿同学，跑步时的样子，真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仍然还沉浸在戏中，他双手捂着头顶上那顶松散的花白长款假发，在队伍最后努力追赶大家，没了双手摆臂，让他失去平衡，身子一摇一摆地，真像是中了举人的还在欢喜发疯的样子。

那节体育课上，有了我们一群“穿越”的人，操场变得越发精彩，老太太跑得飞快，胡屠夫边跑边叫，伙计提着鞋子追在后面，发疯的范进从戏里跑到操场，一群邻居前呼后拥欢天喜地，还有我这个爱看热闹的富裕小孩，那个穿越可真是难忘啊。